

20.251

1Z3.b5
Sh-2
6



23
0a

皇明朝 大國子監祭酒 臣會朝節
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五 耶九年 肅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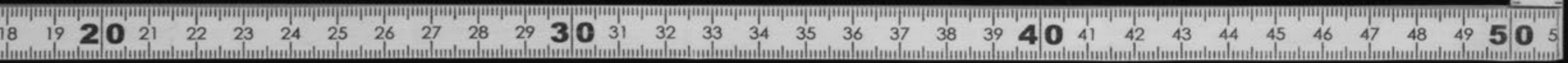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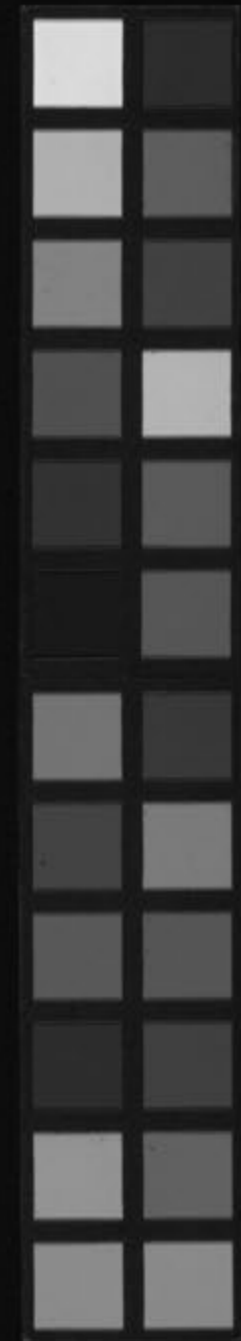
勅重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以事往非行會禮 疏 以

事至會禮 正義曰此與宣十五年公會歸父會楚 子于宋其事同也楚子在彼晉救大國自往會之孔

楚子召使會自以 國事大國之禮往 許遷于夷 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疏 許畏事

義曰許自楚莊王以來世屬於楚常與鄰為仇故 與鄭欲遷鄭近楚楚欲其意而遷之故以許自

F-64



123.65
S

No. 138



59
60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五 昭九年盡十二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曾朝節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 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校刊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以事往非行會禮

事至會禮。正義曰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其事同也。楚子在彼曾敬太國自往會之非楚子召使會自以邪國事太國之禮往。

許遷于夷 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義曰許自楚莊王以來世屬於楚常與鄭為仇敵今畏鄭欲遷都近楚從其意而遷之故以許自遷為

萬曆二十年刊

文若許不欲遷而楚強遷之則當云
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

夏四月陳災

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

害故以所在為名疏天火至為名○正義曰天火

梁經皆作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

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閱

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為說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

而書之言陳尚為國也杜以左氏無此義故辨而異

之云陳既已滅降為楚縣不言楚陳災而直書陳災

者猶如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也以彼不繫晉知法

自不當繫楚非是存陳如舊國也凡災害所及繫於

所災所害之處故以所在為名不復繫其本國大都

以名通例不繫國陳是楚之木都無緣當繫於楚

傳妄說故杜不從所災所害者所災謂陳災是也所

害謂梁山沙鹿崩是也然災害繫於所災所害而宣

十六年不直云宣榭火而以宣榭繫成周者以宣榭

其名不顯若不繫成周不知何處宣榭與此別也

秋仲孫矍如齊

矍俱疏矍俱疏矍俱疏

冬築郎囿疏郎音又苑也疏郎音又苑也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

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

故不總書疏厲於疏楚子至總書疏正義曰往年

親行也既滅陳以為縣楚子自往巡行鎮撫之魯宋

鄭衛聞其在陳畏威加敬各遣大夫往彼會之非是

盟主所召至亦不行會禮故魯史獨書已使不復總

書諸國也傳因叔弓所見故歷序四國大夫以見諸

萬曆二十年刊

國皆行非獨魯也十年叔孫姑如晉葬晉平公傳因
歷序諸國大夫此意與彼同也服虔以為此會宋鄭
衛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服虔見文七年公會諸侯晉
大夫盟于扈傳歷序諸國乃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服虔意準彼為義故云叔弓後耳彼為盟主所召故諱
後期此則楚非盟主何以當諱春秋之意豈欲魯棄
晉而從楚乃為之諱其會楚遲也且彼不書所會乃
總書諸侯此若是會經何以不總書叔弓會諸侯之
大夫傳何以不言叔弓會楚子宋華亥鄭游吉衛趙
壓于陳也今傳以四國大夫共會楚子義非扈類足
以可明且叔弓若後傳當言之傳不言後而服以為
後是欲代丘明為傳非解之也故杜顯○二月庚申
而異之言不行會禮故不總書見此意○二月庚申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註此時改城父為夷
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疏此時至譙郡○正義曰杜以地名經傳不同

而傳言實者則以為名有改易也傳不言實則以為
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舊以實新此地舊名城
父此時新改為夷然言城父是舊名故傳以實名之
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名之則昭十
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於柝實白羽定十年公
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是也若經書
已改之名則傳亦舉其已改實其未改之號即此許
遷于夷傳云遷許于夷實城父定十三年齊侯衛侯
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即氏是也此四者或經
書未改或經書已改傳皆上句舉其已改之名下句
實其未改之號凡一地前後二名者非謂經特為未改
之名傳時為已改之名乃於經傳以前上世之時已
有所改前後之名夫子集史記而為經丘明采簡牘
而作傳史記或書其舊名者即白羽夾谷是也或史
記書其後名者即夷與垂葭是也丘明據簡牘為傳
以所改後名而實之故僖二十五年秦取柝矣襄二
十六年聲子云柝公之亂皆舉白羽改為柝之後但
簡牘稱柝故杜云於傳時白羽改為柝止謂簡牘之

時非丘明作傳時也若其不然孔子脩經丘明作傳
事相連接時日不遠豈可脩經時為百羽作傳即改
為析故杜云此四者皆為所在之地舊名絕於當時
史記有遺者也劉炫不審思杜意怪僖公襄公之世
已有析名而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
規杜氏非也取州來淮南北之田正義曰釋例云州來淮南下蔡縣汝
取州至益之正義曰釋例云州來淮南下蔡縣汝
水之南也淮南北之田淮水北由則州來邑在淮南邑
民有田在淮北也許國盡遷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
于夷夷田少故取以益之
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
者與城父人音卜遷方城外音卜人於許成丁五年許
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音卜人實其
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葉始涉反
處昌慮反
○周甘人與晉

閭嘉爭閭田

甘人甘大夫襄也閭嘉晉閭縣大夫

○閭以疏甘人至大夫正義曰孔子父叔梁紇
廉反疏為鄒邑之長論語謂孔子為鄒人之子是
典邑大夫法當以邑名冠之而稱入知此甘人即是
下文甘大夫襄也甘人是甘縣大夫知閭嘉是晉之
閭縣大夫名嘉也甘閭接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竟田或相侵故共爭之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
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王使詹桓伯辭於
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
五國為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在
扶風美陽縣西北○夏戶雅反註同駘他來反依字
應作命芮如銳反岐其宜反長丁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句解

丈及下師長同治直吏反釐本又
作聚他來反又音來一音力之反
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
務我先主不密用失其官案本紀不密是后稷之子
繼其父業世為大國故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也釋
例土地名云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
是也畢在京北長安縣西北縣也武功岐在美陽今
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武功之西北無
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邠與岐畢相近為之長可矣詩
魏在邠東六百餘里而命邠國與魏為長道路大遙
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
極言遠竟而辭不及豳竝不知其故
及武王克商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
如字又音薄奄
於檢反樂音洛
文既言西土故以下唯說三方其實西方所至過
上文武自岐以西猶是周竟但不復重言之耳服虔云

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二年
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禽
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肅慎
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巴必加反燕於
賢反亳步各反
疏巴濮
主○正義曰土地名云巴巴郡江州縣也楚南郡江
陵縣也鄧義陽鄧縣也建寧郡南有濮夷地然則巴
楚鄧中夏之國唯濮為遠夷耳土地名又云燕國薊
縣也亳是小國闕不知所在蓋與燕相近亦是中國
也唯肅慎為遠夷○肅慎至餘里○正義曰書序
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魯語云武王克商肅慎
氏貢楛矢葦昭云肅慎東北夷之國去扶餘千里晉
之玄菟即在遼東北杜言玄菟北三千里是北夷之
近東者故杜言北
夷韋言東北夷
之有○正義曰言我之
封疆何近之有邇近也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
之有○正義曰言我之
封疆何近之有邇近也

萬曆二十年刊

卷八十五

五

周亦其廢隊是為

為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

之○蕃方元反屏必并反隊直

類反註同為于偽反註同

叔王季之穆是文主母弟也管蔡邠霍魯衛毛聃史

記以為武王之母弟也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康王

未得執諸侯也弟以同母為親故言母弟耳所封非

同母者亦多矣建為國君所以為藩籬屏蔽周室使

與天子蔽鄣患難亦其慮後世子孫或有廢隊王合

望諸侯共救濟

之是為此也

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

之○弁皮彥反本又作下○疏

豈如至做之○正義曰

弁謂緇布冠也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

之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

之

云因以做之今王自此

之後不須復用因以做之猶言以我王家封建晉國

之後因即棄而不事之也○疏童子至冠也○正義

曰案禮采髻之時必垂髦故云童子垂髦也士冠禮

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始冠必三加冠

也其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而做之可也玉藻

亦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做之可也鄭玄云

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是言本古而暫冠既加

而即棄是禮成而棄其始冠故云弁髦而因以做之

也弁有爵弁皮弁嫌緇布之冠不得名弁故云弁亦

冠也周禮弁師掌冕是弁為大名也劉炫以為弁髦

二物以童子垂髦為髻被兩髦又云因以做之者謂

親沒不髦案禮加冠以後親沒以前身既成人猶自

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既親沒乃棄髦杜註何以不

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做之既連髦而言明非親沒

之髦也髦之形像鄭先王居檣杙于四裔以禦魘魅

萬曆十年刊

春秋統曆

六

言構机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

○構徒刀反机五忽反裔以制反禦魚

呂反螭勅知反魅本又作彪武與反

義曰文十八年傳稱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構

机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先儒皆以為渾敦驩兜

也窮奇共工也構机絲也饕餮三苗也此傳以晉率

陰戎伐頽正須言饕餮耳而云構机者略舉四凶之

一耳耳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可知也若直

說絲當言居構机于羽山不須言四裔也

故允姓

之姦居于瓜州

者瓜州今敦煌○姦古顏反瓜古華

此言主責陰戎知允姓陰戎之祖也言允姓之姦

謂其奸邪之人惡言之也尚書云竄三苗于三危

言允姓居于瓜州時同而人伯父惠公歸自秦而

別知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

以來

陸渾之戎於伊川

之

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之唯以畜牧

伯父圖

萬曆二十年刊

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疏我在至主也○正義

曰言我周存在於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

雖戎至一人○正義曰言伯父我親猶自如此則雖戎狄其何有叔向謂恩義於我一人既無恩親侵我亦無可責

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伯如字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又音霸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宗周天子

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說疏王有姻喪音悅○正義曰

隱元年傳云士踰月外姻至姻是外親故杜云外親之喪也服虔云婦之父曰姻王之喪父於王亦有服義故往弔案妻父為姻雖有此稱王之納后必取諸侯之女后之父母不得身在京師往弔可耳何以得致送也以致送言之知是外使趙成如周弔且致親之喪耳不知外親喪是誰死

閻田與祿祿送死衣及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

大夫○俘方夫反滑乎八反又于八反說如字又音悅○夏四月陳災鄭裨

竈自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七

故對曰陳水屬也

註

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

○復扶

註復封 疏 陳水屬 ○正義曰陳顓頊之後顓頊以水

皆同 德不近言土屬而遠繫顓頊為水屬者蓋禪竈知陳

將欲復興與須取水為占驗假此以為言耳未必帝王

子孫承與所承同德楚之先世嘗為火官即以此為

楚家豈復五行之官後世皆依其行乎此皆賢哲有

以知之非 火水妃也 火畏水故為之妃 ○妃方非

吾徒所測 火水妃也 註 火畏至之妃 ○正義曰陰陽之書有五行妃

同 疏 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

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木畏金以乙為庚妃也水畏土以癸為戊妃也土畏水以

丙為甲妃也杜用此說故云火畏水故為之妃也服

虔云火離也水坎也易卦離為 而楚所相也 註 相治

中女次為中男故火為水妃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相息亮

萬曆二十年刊

卷之五

七

楚而建陳也

註

水得妃而與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

而建陳

疏

水得至建陳。正義曰杜以陳為楚邑

當為逐去楚人之在陳者若穿封戌為陳公者也但

道去楚而建立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

國而規杜非也。如以五成故曰五年。如合也五

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十三年

陳侯吳歸于陳傳。如音配。如合至陳傳。正義曰如合釋詁文也

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天氣各有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曰

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

數也。此五者陰無四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為天一

四也。天七為地二。耦也。地八為天三。四也。天九為地

四。耦也。地十為天五。四也。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

相得施化行也。是言五行各相妃合生數以上皆得

五而成故云。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

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

太梁而陳復封。自太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

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

鶉火火盛水衰。是歲至水衰。正義曰如杜所

二年則歲星在寅未至於丑其傳云越得歲而吳伐

之故服氏必為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

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于午歷家以周天十二次大別

為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四分是歲星

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

故昭十五年得起一辰今杜氏既無此義而三十二

萬曆二十年刊 卷之統四左 十一

年歲星得在丑者但歲星之行天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故杜不註若然楚卒城陳在哀十七年則歲星當逾鶉火至鶉尾而云五及鶉火者以頡頏歲在鶉火而滅故禪龜舉太略而言云五及鶉火不復細言殘數雖至鶉尾亦經由鶉火天有五星又大微宮中有五帝坐又四方中央亦有五是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之國必昌歲在鶉火火得歲星之助火所盛而水則衰○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為于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戲許殯于絳未葬晉

侯飲酒樂饕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入執尊酌酒請為之佐○樂音洛屠音徒禮記作杜蒯苦怪反使尊如字亦所更反

許之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

於鴉反下疏工樂師曠也○正義曰禮記檀弓與飲同疏說此事云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知工師曠也疏日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也外嬖叔即李調也所以聰耳○女音汝以聰耳○正義曰樂以聰耳大師掌樂務使君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自○喪息浪疾惡至忌日○正義曰訓疾為惡言王者及言惡此日不以舉吉事也尚書武成篇云時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以甲子喪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言昆吾與桀同時死也十八年傳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長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之死與桀同日知桀以乙卯亡也以此二王之亡為天誅之日故國君以

為忌日惡此日也檀弓云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
不樂鄭玄云謂死日也彼謂親亡之日至此日而念
親故此日不用樂吉事非是惡
此日也此與忌日名同意異
君徹宴樂學人舍業

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言痛疾過於忌日○舍音捨為干
偽反下為是同
女弗聞而樂是

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殺外都

大夫之嬖者疏外都至嬖者○正義曰此言外嬖

之嬖者猶晉獻公時有外嬖梁丘東關嬖伍曰女

為君目將可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旌

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

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

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

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疏服以

明○正義曰吉有弁冕凶有衰麻禮有吉凶之異作

冕以祭祀皮弁以視朝韋弁以飢戎冠弁以田獵如

此之類是禮以行事也傳稱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如

此之類是事有其物言行事各有其物類也記稱衰

麻則有衰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周禮保氏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

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

曰車馬之容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正之美

濟濟翼翼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駢駢翼翼

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如此之類是物有其容也君有

卿佐之喪宜有悲哀之貌而與羣臣飲酒作樂今君

之容貌非其類也而志以定言註在心為志發口為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註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

也註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疏味以至罪

也註曰調和飲食之味以養人所以行人氣也氣得和順

所以充人志也志意充滿慮之於心所以定言語也

詳審言語宜之於口所以出號令也臣實主掌食味

今工師不聰叔也不明二侍御者並失其官而君不

出命以罪之必是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

味失宜是臣之罪也註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

其外嬖為是悛而止註說音悅知音智疏公說至而

曰公心欲廢知氏故輕悼子之喪不廢飲酒得蒯以

禮責之乃知君臣義重其禮不可輒廢為是悛而止

悛改也改革前意也禮記記此事飲酒事同而其言

盡別記是傳聞故與此異二者必有一謬當傳實而

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註躒本又作櫟

也註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註躒荀盈之子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註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

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註好呼

疏註自叔至曰禮註正義曰襄二十一年叔老聘齊至

盛也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禮之也聘禮云小聘

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延几不郊勞然則

聘禮經之所言是太聘也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鄭玄云小聘使大夫大聘

使卿聘禮既是大聘使卿矣殷聘又當盛於註冬築

郎園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

萬曆二十年刊

卷之五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

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

樂如字又五

教反一

音洛

言文王經始靈臺之基趾其意勿使急成

耳子成父事不待督帥故云子來以示民樂之意

焉

用速成其以勸民也

交反又子小反

無

圍猶可無民其可乎

志反傳

經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同好呼

啜酒好肉以取敗亡故書名

啜市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

疏

三大至從之

正義曰成二十一年

之戰魯四卿並書此三卿皆書重兵詳內故備書之

其他國行兵唯書元帥而巳略外也傳云平子伐莒

取鄭平丘又獨見執明是季

孫爲伐莒之主二子從之

戊子晉侯彪卒

五同盟彪彼

九月叔孫婁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

成音城

疏

五同盟

正義曰彪以襄十六年即

何休音恤位其年盟于溴梁十九年干祝柯二十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經傳

十一

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不數元
年號會是五同盟○註十上同盟○正義曰成以成
十六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打襄三
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
五年及向戌盟于劉十六年于澳梁十九年于祝柯
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
年于號皆魯宋俱在凡十三同盟杜意盟數多者不
數特盟襄十五年向戌盟于劉及號盟不數故十一
劉炫并數以規杜過非也如
此數盟不同者或可傳寫誤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

○婺女對友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

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歲歲星也顛頊之虛

○神婢支及虛起魚 註歲歲至玄枵○正
友註同枵許驢反 曰釋天云玄枵虛也

顛頊之虛虛也郭璞曰虛在正北顛頊水德位在北方
當以北方三次以玄枵為中玄枵又有三宿又虛在
其中以水位在北顛頊居之故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
謂玄枵虛星為顛頊之虛也 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任音居
○客星居玄枵之維
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
首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
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
歲故知禍歸邑姜○大 疏居其至姜也○正義曰維
為其初女是次之綱維也居其維首謂星居之也其
玄枵維首而有妖異之星焉以將死之妖告邑姜也
邑姜齊女告邑姜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
言其子孫當死也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卷四十五 十五

八宿面七

妣必履

疏

邑姜晉之妣也。正義曰曲

妣之言媿媿於考也。邑姜唐叔之母故為晉之妣也。

邑姜亦是成王之母而於周無職任姜共守其地而

不自告薛女此則禪竈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

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且卒疏戊子至

正義曰昔戊子之日逢公死其神以此日登天於時

有星是此星也於是星出於齊女乎出爾時妖星出於齊女

而戊子逢公死今此星亦出於齊女知戊子晉君當死

也逢公死日星出於齊女當時猶有書記故禪竈得而

知之逢公至日卒正義曰二十年晏子說齊

地云有逢伯陵因之則陵是逢君之始祖也周語說

文楊之次云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

馮神也孔晁云太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也女子謂

其也之子曰姪伯陵大姜之祖逢公太姜之姪伯

之後逢公設諸侯也然則伯陵之後世為逢君皆是

逢公未知戊子卒者何各號也逢公死時妖星亦出

發女於時歲星不在齊分故齊地之君自當其禍此

時歲在齊分吾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齊惠

故外孫當之樂高氏皆者酒樂高一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

說婦人言故多怨說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

鮑惡鳥路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

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

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騁勅遂見文子文子

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

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傳直聞我

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

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

○先伐諸一本無伐字欲入公不聽故

焉於度反下焉歸同遂伐虎門

伐公門疏齊惠欒高氏正義曰齊惠公生子欒公

子旗旗生是欒孫良是高孫孫以王父字王父字為

氏皆出惠公故曰惠欒高氏也○遂伐虎門正義

曰周禮師氏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鄭玄

云虎門路寢門也王且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

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

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彼師氏察王得失明其近

故以虎門為路寢門此亦當然或以虎門晏平仲

非路寢門當是宮之外門不與周禮同

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

公謂趙子文云吾與子弁冕端委疏端委朝服

端委以治周禮則端委是在公之服故云朝服鄭玄

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視四族召之無

朝其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為裳也四族召之無

所往註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於陳鮑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盡

入公使王黑以靈姑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鈔扶眉反又音平率所律疏公卜至用之正義

及徐所類反斷丁管反註同疏曰公卜上與欒高戰

萬曆三十年刊

也靈姑鉞者齊侯旌旗之名使王黑以此靈姑鉞之旗率八以戰得王也禮諸侯當建交龍之旂此靈姑鉞蓋是交龍之旂當時為之名其義不可知五月

康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稷地名六國時齊有稷下館處昌慮反

樂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疏註莊六軌之道云六達謂之莊舊說皆云六道旁出杜皆以一達為一軌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樂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

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爭爭鬪之爭強其文反註同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

姑使無蘊乎蘊蓄也孽妖害也○蘊紆粉反孽魚列反畜勅六反

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丁丈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

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私具不告公○幄於用反幕音莫從才用反履九具反而反棘焉棘于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棘里亭

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

于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

者私分之邑註 桓子以已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

私與之粟註 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註 詩大雅言文

王能布陳太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註 載如字詩作

鄭云始也施始政桓公是以霸註 齊桓公亦能施以

致霸註 既私施與又言已施之意大雅文王之篇錫

賜載行周徧也言文王能布陳太利以賜天下行之

周徧此言文王之能施也桓公亦用此能霸諸侯焉

得不務施乎言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註 讓不受穆

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註 穆孟姬景公母傳言

陳氏所以興註 為干註 偽反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註 鄭

莒邑取鄭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譏之註 鄭古獻俘

始用人於亳社註 以人祭殷社註 俘芳夫反 臧武仲

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註 詩小雅佻佻也言明德

君子必愛民註 示佻他影反 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

將誰福哉註 壹同也同人於畜牲註 畜許疏詩曰至

正義曰小雅鹿鳴之篇也孔甚昭明佻佻也以君子

之人為賓客德音甚明其視下民不佻薄苟且也佻

之已謂甚矣而一佻同畜牲用之將誰福哉註 佻

偷釋言文李巡曰佻佻薄之佻也孫炎曰佻苟且也

○戊子晉平公卒註 如裨竈之言 鄭伯如晉及河晉

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

孫姑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

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

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

費見賢遍反下不得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

兩見下因見同贄音至乘繩證反疏百兩○正義曰

云兵車稱兩尚書武王幾車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

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費

反下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幾

同居貨

反數所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

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

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註

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衰七雷反其以嘉服見

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

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

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嘉服見

遍反下同重直用反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也

以見賢遍反下同曲手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

疏

非知至不足。正義曰尚書說命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言出彼意也非知之實為難將在行之為難也言子產語已既知之知而不行所以自悔未

子子產知之矣知喪不用幣也我則知不足矣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書太甲篇也孔傳云言已放縱情欲敗敗禮儀法度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

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

音升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疆見而退

昭子語諸大夫曰為公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

在公宮被疾語

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推如字又他回反

其子不能任是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

不亦害乎夫夫人謂子尾曠空也任音壬下同喪息浪反夫音扶註

同疏難不慎正義曰言詩曰不自我先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已身以

喻高彊身自取此禍詩曰至我後正義曰正月

胡俾我瘡不自我先後不自我後註云父母謂文武也

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

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居冬十一月宋平公卒

我之後窮若之情苟欲免身

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太子佐也

烏路反寺 疏平○正義曰論法內外賓服曰平○及

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熾尺志反將至則去之

使公坐其處○去起呂反比葬又有寵○言元公

好惡無常○比必利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弑

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

楚子名告○虔其連反般音班弑申志反傳放此 疏蔡侯至名告

父而立實宜受討但立為君於蔡已十三年楚子誘

而殺之又刑其羣士不以殺父之罪討之蔡大夫深

怨楚子故以楚子名赴告禮諸侯不生名書名是罪

絕之事以其名告欲使諸國之史書名以罪絕之也

若是楚告不當自罪其君知是蔡人楚公子棄疾帥

師圍蔡昭公母胡女歸姓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徐扶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祿禚祿禚地闕○比音毗徐扶

徐又七 林反夷反祿子鳩反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穿
虎曹人犯人于厥愁厥愁地闕○佗徒河反愁魚
斬反徐五巾反一

音五
韞反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論○齊
如字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註

用之殺以祭山
蔡世子○正義曰父既死矣猶稱
世子者君死而國被圍未暇以禮

卽位故國
以世子告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註

事行故傳具之
○景王問於長弘曰今茲諸侯何實

吉何實凶註長弘周大夫○長直良反對曰蔡凶此蔡侯

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註襄二十一年蔡世子般

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二歲歲復在豕韋般卽靈

侯也○復扶又反弗過此矣註言蔡凶不過此年楚

將有之然壅也註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

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壅於勇反註及後歲及大

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註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

梁到昭十二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

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

○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

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

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孫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重直

平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弒父而立而不

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

何以討蔡○斃婢何故不克然於聞之不信以幸不

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

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

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又矣桀克有緡以喪

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

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緡武申反喪

君同隕桀克至其身○正義曰桀身奔南巢故楚

于敏反云喪國也紂首縣白旗故云隕身也楚

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

詐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

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

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

萬曆三十年刊

言無救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也

反數也各其又反下同作本又作祚在路反拯拯濟

之拯註同振之恤反捐以專反救本亦作採音救不

可復振扶又反疏楚小至咎乎○正義曰亟數也此

本或作沒振疏於樂紉則楚小位下而數行暴虐

甚於樂紉一十音能無咎惡乎○是以至沒振○正義

曰拯音丞之上聲也方言云出溺為拯拯是救助之

義天之用楚如人用五枚力盡而散散則棄之是以

無救助之者拯是救溺之名途以救溺為喻也不可

沈沒之後復振救之振亦救也言楚如沒水不可救

也○水木至棄捐○正義曰金木水火土五者之材

皆為物用用必則必做盡做盡則棄捐○五月齊歸

之捐亦棄也言天之用楚亦如此也

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

祥脩好禮也註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蓋

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好呼

泉丘人有女夢

以其帷幕孟氏之廟註泉丘魯邑○夢以其帷位悲

幕音遂奔僖子其僚從之註鄰女為僚友者隨而奔

僖子○僚力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註二

女自共盟註僖子使助遠氏之筵註筵副倅也遠氏之

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

助之○遠為彼反本又作薦造本又作造初註造

助之○正義曰禮有副車倅車皆謂副貳之車也筵

亦副倅之意妻為正適妾為副貳遠氏之女先為副

貳別居在外故使泉丘人女與反自祿祥宿于遠氏

之聚居令副助而為對偶之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

左

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字養也似雙生。○生如字或疏於泉丘人。○正義

遠氏即連言生懿子及南宮敬叔謂遠氏所生故傳

顯云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於泉丘人宜上

讀為○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向本又作卿亦

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

親○物事也。○國物以無親。○正義曰物事也事事晉

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

○將焉。○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

救蔡於虔及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

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

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

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

立歲為大梁後二十二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鮮

反復於扶及一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

本又作復在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

音胡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

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著張慮及徐治居反

註及下同處目慮反

註著定至表著。○正義曰著定謂佇立定處故謂朝

內列位常處也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

萬曆二十七年刊

春秋左傳句解

卷

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
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
右六僕從者在路門之外之位此是朝上之位貴賤有定處
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此是朝上之位貴賤有定處
也會有表亦是位之定處但著下言定則表亦是定
故直言會有表取俗本表下有旗繆也野會設表為
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謂之表著者杜意
當以下文表著之位謂此也劉炫謂下文有表者杜意
二文不同以著定為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
氏今知非者杜意當以下文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
故於朝有著之文并探下文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
之表著所以覆結下文非謂著之一字即各表著也
劉炫不達杜意會表註野會設表以為位疏野
而為規過非也

會有表註

疏野會至

就其旂而立鄭玄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
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
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
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
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墻門或左
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是天子於野
會諸侯設表以為位也周禮太司馬中冬教大閱門
立四表是以設表為位也盟主之會諸侯必亦旂表
位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衣有繪帶有結註禮領會結
表位但無文以言耳

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

禮領會結

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
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
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

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註貌正曰共言順曰從音導

下疏言不過步正義曰言聲所聞不過一步○同疏貌正曰從正義曰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

其意曰容貌當恭恪言是則無守氣矣○九月葬齊歸為此年冬

單子卒起本疏無守氣正義曰言○九月葬齊歸無守身之氣將必死

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為國

郊註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為國語魚○疏晉士據反

郊正義曰傳稱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此言晉士送葬者蓋大夫來而士為介未必由獨行

也此士以公不感語史趙故特言士耳必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註姓生也言不思親

則不為祖考所歸祐○音又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謂蒐比蒲有大喪國不廢蒐註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註畏忌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註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月楚子滅蔡用蔡靈公之太子蔡侯廬之父○岡

隱太子于岡山註蔡靈公之太子蔡侯廬之父音剛廬力疏用隱太子于岡山正義曰此時楚以畜牲吳及疏用之無人為之作諡必是蔡侯廬歸國乃追諡其父為隱耳釋例土地名岡山關不申無宇曰不知其處經言以歸用之必是楚地山也五牲牛羊豕犬雞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註

○為于為疏况用諸侯○正義曰世子雖未即位以反或如字疏其父既死則當君處故以諸侯言之甚乏也○註五牲至大雞○正義曰爾雅以此五者并馬為六畜周禮謂之六牲但馬非常祭所用故去焉而以此五王必悔之註悔為暴虐○十一月單成公卒註終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羹註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羹舊音郎漢書

疏不羹○正義曰古者羹臠之字音亦為郎故魯頌閼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為韻但近世以來獨以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此地音為郎耳

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于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註子元鄭公子莊

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

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櫟力疏元至

見殺○正義曰杜以子元為鄭公子曼伯與檀伯為鄭人莊公城櫟而置子元又使檀伯為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因子元而殺檀伯劉炫以為傳言城櫟以置子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為櫟邑之長若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於櫟便是城櫟以置檀伯何言置子元也若厲公因子元以殺檀伯則子元是檀伯之木

夫耳豈是莊公城櫟之咎乎且桓十五年傳云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因子元也子元鄭之公子不得為櫟人也鄭眾云子元即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

因櫟之衆偪弱昭公使至殺死案桓五年傳云子元請為左拒即云曼伯為右拒則曼伯子元近是為一以規社氏今知劉說非者蔡晉封桓叔于曲沃而以

樂賓傅之鄭使許叔居許而以公孫獲為佐楚使太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助之並是一邑之內而有二十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五

元

元

人則莊城櫟而置子元別有檀伯居櫟何為不可子
元共櫟邑之人而納厲公但此因棄疾在蔡故特指
子元桓十五年直明厲公之入故總言櫟人辭有彼
此不可為怪劉又以子元為魯伯案隱五年傳云曼伯與
子元灌軍其後又下文鄭二公子敗燕師齊桓公
于北制是子元非曼伯也劉妄規杜非也
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上古金木水火
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氏
五雉為五土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
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
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

行之上古至朝廷○正義曰二十九年傳曰有
正曰葦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是上古金木水
火土謂之五官也十七年傳云少皞氏紀於鳥為鳥
師而鳥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
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玄
鳥丹鳥亦有五也彼傳又云五鳩鳩氏若也五雉為
五土正數皆有五蓋古立官之本以五為常末世隨
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不復以五耳今無字稱習古
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其人大大專盛過節則
不可居邊城或將據邊城以陵本國也五官之長大
細弱則不勝其任不能使威行於下將為人所陵亦
不可居朝廷也賈逵云五大謂天子母弟貴寵公子
公孫累世正卿也鄭眾云太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
母弟鄭叔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
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止是也累世正卿衛甯殖
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
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為政也此五

萬曆二年刊

春秋流經五

年

大五細無字唯言五耳不知五者何謂故先儒各自以意言之雖杜之亦無明證正以彼必不通故改耳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註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

鄭京櫟實殺曼伯註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

音萬註其事正以京櫟通言故云又并京宋蕭亳

實殺子游註在莊十一年齊渠丘實殺無知註在莊

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疏在

廩邑○正義曰渠丘為雍廩之邑傳無其文以彼傳言雍廩殺無知此云齊渠丘實殺無知以此知渠丘是雍廩邑也鄭眾以渠丘為無知之邑無知不坐邑死何以言渠丘殺無知蕭亳非子游之邑渠丘不并

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註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出

獻公在襄公四年○出如字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

末大必折註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註為二十二年

年陳蔡作亂傳○掉徒疏則害至不掉○正義曰宋

得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一國事天子之建諸侯欲舍蕃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吞指揮從已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為國害也未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楚語說此事公制城邑若體牲焉自首領股肱至於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車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註二十二年燕

萬曆二十年刊 家公統言五 三

伯出奔齊高偃高偃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

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偃音奚疏註三年至國

劉炫云杜譜以偃與鄆為一亦云高偃玄孫案襄二十

九年傳云敬仲會孫鄆非玄孫也今知非者案世

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鄆是偃為敬

仲玄孫也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不言于

燕未得國都與哀二十

年納蒯賁于戚同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註五同盟疏五同盟○正義曰

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止十六年于澳梁二十年

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

皆魯鄭俱在凡七云五者杜以其盟既多故皆據

在盟會而言之襄二十七年是大夫之盟元年號會

讀舊書者不數故為

五也或可傳寫錯誤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註定華椒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註晉人以葛故離公

五月葬鄭簡公註三月而葬速下

楚殺其大夫成熊註傳在葬簡公上經從赴○能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註書名謀亂故也○愁魚觀反

楚子伐徐註不書圍以乾谿師告疏正義曰傳稱使蕩

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

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如傳文則實圍徐也不書圍

萬曆二十年刊

卷之五

三

者不以所圍之師告以乾糝援師告也

晉伐鮮虞

不書將帥史闕文○將子匠反疏至闕文

正義曰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二者皆書將帥此獨不書將帥知是史闕或是告辭略史闕不得書亦得言史闕文也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賈服取以為說左氏無與中國從東狄之法傳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又曰問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鮮虞夷狄也近居中山不式王命不共諸夏不事盟主伐而取之唯恐知力不足焉有以夏討夷反狄中國從此以後用師多矣何以不常狄晉而復舉其人也杜以其言不通故顯而異之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眾也言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三月鄭簡公卒

為葬除

除葬道○為于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太叔族

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

除道之徒執所用作具以日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

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

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迂音于

之室○正義曰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

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鄭之司墓亦

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鄭之司墓亦

萬曆二十五年刊 春秋疏四卷 卷三

當如彼此是掌公墓大夫也言之室有當道者則非
 司墓自家之室故註以為徒屬之家猶尚書註云玄
 孫之親言之以見高祖會祖之弟皆親親相似毀之則朝而塋塋下棺
 如字塋北鄧反徐甫贈反疏塋下棺○正義曰周
 禮家作窆徐驗反義同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
 塋皆是葬時下棺於墳之事而其字弗毀則日中而
 不同是聲相近經篆隸而字轉易耳弗毀則日中而
 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必留
 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
 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
 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憚待○夏采
 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享之為賦夏采

蕭弗知又不答賦

蕭弗知又不答賦蕭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
 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
 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
 與賓同福祿也○為于偽反蕭為賦蕭蕭○正義
 常樂今特云為賦蕭蕭者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
 與之宴為賦甚露及彤弓註云非禮之常公特命樂
 人以示意則知此亦特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
 命樂人所以嘗試華定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
 懷思也寵光之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
 不受將何以在昭子至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昭子至
 不受○

正義曰不懷不宣不知不受皆據華定為文也詩云燕笑語兮言定當思此笑語與主相對也詩云為龍為光定當應此寵光宜揚之也詩云今德受凱定當知已有德與否須辭謝之也詩云萬福攸同定當受同福荷君恩也各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新立○公如晉亦欲朝嗣君至河乃復

取鄭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

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愁魯大夫如晉不

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疏○正義曰此經

書公子愁出奔齊名見於經則愁是卿也出奔既書於策如晉亦應書之今不書者杜以宣十八年書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望遂奔齊傳稱歸父還至望聞公薨乃壇帷復命於介然後出奔書曰歸父

還自晉善之也彼善之故書其去又書其還此愁知已謀泄逃介而先不復命於君而還出奔故史不書於策言其為此故不書其如晉也劉炫云杜以愁還不復命於介而奔止可不書其還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蓋謂君使臣聘必當告廟告廟乃得書於策公歸告復不告使愁故不書如晉今刪定以為愁初欲謀亂魯國而往聘晉魯人責其謀亂不復命故賤而不錄其聘也出奔書者榮其罪人斯得故顯而書之也劉以為出聘不告廟故不書而規杜氏案不復命而奔傳有其事公子愁不告廟傳無其文以無文之事妄規杜氏非也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

而後聽命簡公未葬○相息亮子產至於享

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鄭偏於楚以固事晉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已而行於情可許也諸侯相享享

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故辭享為得禮晉人許

之禮也

善晉不奪孝子之情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

穆子相

穆子荀吳

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

有肉如坻

淮水名坻山名○淮舊如字四瀆水也

切云淮當為淮淮齊地水名下稱灑亦是齊國水也案灑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灑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坻直疑反徐○直夷反詩云宛在水中曰坻坻水中高地也○正義曰禮記有投壺之禮其文無相者况辭此中行穆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中否似若有神故設為此語或作投時皆有言語禮自不載之耳伯瑕責穆子唯言壺何為焉其以中為攜責其失辭不云法不言是投壺皆有言也凡宴不射是為投壺投壺之禮壺去席二矢半用射執八筭東面壺投如射三而止其矢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鋪四指曰扶扶四寸也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

寸半容手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小豆取滑且堅矢以栝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矢大七分○註淮水名坻山名○正義曰杜以維為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炫以為淮坻非韻淮當作維又以坻為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為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鬣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為絺為絺服之无鞞儀河鞞絺尚得為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維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案爾雅小洲曰階小階曰坻小坻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為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案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正規杜失非也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灑有肉如陵灑水出齊國臨淄縣

北入時水陵太阜也○中丁仲反下及註同灑音

萬曆二十年刊 卷之九 繩時如字本或作澗音同

註澗水至阜也。○正義曰釋例云澗水出齊國臨淄縣北經樂安博昌縣南界西入時水釋地云大阜曰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註代更也。○更音庚。亦中之伯瑕

謂穆子註伯瑕士艾伯。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僨也註言投壺中不足為備異。齊君

弱吾君歸弗來矣註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齊君輕吾君以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為弱也。

齊將何事註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帥所類反禦魚呂反。公孫使趨進曰日旰君勤可卒子忽反乘繩證反。使齊大夫傳言晉之衰。○使素

以出矣以齊侯出註口反徐

又所流反。○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註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

作亂今楚子信讒而託討若敖之餘註成虎。○正義疏曰經書熊傳

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傳言其字。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註解經所以書名。○六月葬鄭簡公註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為免喪經書五月誤。○晉荀吳偽會齊

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種

反沾張廉反韋昭疏鮮虞至陽城正義曰宣十
音姑字林他廉反疏五年晉師滅赤狄路氏十六年
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成三年晉卻克衛孫良夫
伐墻谷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是赤狄已滅盡矣知
鮮虞與肥昔白狄之別種也杜以晉陽為肥國之都
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疑此為都也下註云鉅鹿下
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復疑肥國取彼肥為名也劉
炫以為齊在晉東偽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
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樂平
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
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
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為一安得以昔陽為肥國之都
也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之
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為小國竟必不遠豈肥名
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
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
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以東南也
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

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為鼓都斷可知矣
今杜以昔陽為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
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
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
累城相去遠者以肥是本封之名後遷於昔陽猶若
杞國本都陳留後遷緣陵鄭本都京兆後遷辨鄆與
此何異耳昔陽今屬廉州去下曲陽道路非遠在中
山南二百餘里劉炫自云肥之與鼓俱在曲陽足知
肥累城與昔陽不甚縣絕劉意欲破杜乃云樂平沾
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又自云昔陽鼓國都
與肥相近在中山東南是自相矛盾也然鮮虞在北
昔陽在南所以得假道鮮虞遂入昔陽者荀吳意欲
滅肥恐肥國防備故從晉之北竟偽欲東南而行往
會齊師故先迴路假道鮮虞南入昔陽如場之放桀
迂路從而出其不意故也自杜君土地例稱有者皆
疑辭故杜云樂平沾縣東有昔陽是疑而不定又且
都縣移動古今不一則晉時樂平沾縣何知不是今
之昔陽但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

十二年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而取之昔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肥白狄也緜臯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為下晉伐鮮虞起○臯古

劣彼反又力輒反又周大夫原公也與衆也曹羣也○絞古原伯絞

正義曰杜以原伯絞為周大夫甘簡公為周卿士此無明據以意言耳卯反冬十月壬申朔

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絞弟○跪求委反又音跪絞奔郊郊周也○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

公周卿士○過古禾反過將去成景公之族成公下之子過反

景公皆過之先君○去起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

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丙申殺甘悼公悼公節過而立成公之孫鮪鮪平公○鮪音秋丁酉

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太子之傅

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

仲公子憇甘二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

子更其位更代也○更音庚註同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

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

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語魚據季

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

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

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

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為三命疏季悼至

正義曰悼子之卒不書於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

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

傳言悼子卒者欲見昭子為卿遠在平子之先○即

十年至三命○正義曰十年平子伐莒名書於經

平子於時已為卿矣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

書於經晉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

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

經皆稱人各氏不得見也劉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

上乃書於經類氏以為再命稱人傳云叔孫昭子二

命除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先此叔孫皆自

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檢傳文知再命書名平

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平子伐莒克之昭子不

以功加三命昭子以例加為三命也叔仲子欲構

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正義曰禮記文王

世子云其朝于公內朝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

兄鄭玄云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

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於父

族三命不齒不齒者不在父兄行列中也彼言三命

不踰父兄者自謂在公內朝位在父兄下耳非謂不
得受三命踰父兄也叔仲子欲構三家因禮有三命
不踰父兄之法遂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以此
為非禮也平子初得其言不甚曉解故使昭子舍自
叔仲子也昭子無兄叔仲子引禮法連言之耳平子
曰然故使昭子註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
家禍殺適立庶故娣也及此註禍在四年○適丁若
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註言因亂討已不敢辭若不
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註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娣
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註頗偏也○頗音何反季孫懼而
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

公而遂從公如晉註愁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
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註介副使也○介音
吏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註言及郊解經所以畫出疏
註言及至書出○正義曰凡言出奔皆自內而出文
七年晉先蔑奔秦先在秦地因即奔秦故不言出也
歸父還自晉至遂奔齊笙在魯之竟外故不言出
也此言及郊已入魯竟傳言及郊解經所以畫出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註鄉人過
蒯而歎且言曰恤恤乎秋乎攸乎註恤恤憂患秋愁
隘攸懸危之貌○秋子小反徐又在酒反一音秋攸
如字徐以帚反隘於賣反懸音玄本
又作疏註恤恤至之貌○正義曰釋詁云恤憂也故
縣以恤恤為憂患之意也秋隘故以秋為

愁隘之意也詩云攸攸旆旌故以深思而淺謀適身
彼為懸之貌也言南蒯之心若此而遠志家臣而君圖
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思息嗣疏深思至君圖○

反註同疏正義曰深思而

淺謀思慮深而知計淺言其知小而謀大也適身而

遠志身卑近而志高遠言其越分以求通也家臣而

君圖為家臣而謀君事言其非已所當為也上二句

言其心下一句指其事為下句而發上句故註例言

之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戒之南蒯枚筮之

○公指其事況卜吉凶○枚武回反疏南蒯枚筮之

有銜枚所銜之木大如箸也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

是籌之名也尚書大禹謨舜禋禹讓不受請帝枚

卜功臣惟吉之從孔安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

彼謂人下一籌使歷卜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筮

之事空下一籌而使之筮故杜云不指其事況卜吉

凶也或以為杜云況卜吉凶謂枚雷總卜則禮云無

雷同是總衆之辭也今俗語遇坤三三三坤上坤下

云枚雷則其義理或然也坤○坤若之比三三三坤

門反○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

毗志反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

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

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坤險故強

坤順故溫強而能溫所以為忠疏以為大吉○正義

云黃裳元吉南蒯自以為為所謀之事必大吉○說坎

險至為忠○正義曰坎象云習坎重險是坎為險也

說卦云坤順也六五爻變則上體為坎坎有險難故

為剛強也坤道和順故為溫柔也剛強以禦難柔順

以事主故外強而能內溫所以為忠也
正和正信之本也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

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言非黃也

丁文 疏 坤為土土性安正率循也貞正也用和柔之性以循安正道既和且正信之本故為信也
黃裳元吉 正義曰天下之事雖則萬端總之諸法大歸忠信而已能忠能信無施不可
忠信故曰黃裳元吉解此爻辭之意也
下不共不得其飾 不為裳 事不善不得其極 失中德 疏 失

中德 正義曰極訓為中不得其中言其失中德也此文以上二句類之當云善不極不得為長文不然者惠伯之語雖反覆相疊不可字字相對隨便而言故與上不類
外內倡和為忠

不相違也 倡昌亮反 率事以信為共 率猶行也

疏 率猶行也 正義曰率訓循循而行故率猶行也 供養三德為善 二十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 供九用反 疏 三德至克也 養餘亮反 正義曰洪範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孔安國云正直者能正人之曲直剛克者剛能立事柔克者和柔能治三者皆人之性也剛則失之於強柔則失之於弱故貴其能剛能柔謂剛不苛酷柔不滯溺也供養三德為善者剛則抑之柔則進之以志意供給長養之使合於中道各成其德乃為善也董遇註本為共養解云盡其所以非此三者弗當 非忠信善不當此

卦 當如字註 黃中至弗當 正義曰既言爻為同或丁浪反 此辭之意又解此辭所言之義也 五方則為五色黃是中央之色也衣裳所以飾身裳是在下之飾也元者始也首也於物為初始於人為

頭首元是諸善之長也五方之中猶人之心中心中
 不忠則不得其黃之色也身體之下猶名位之下為
 下不共則不得其裳之飾也舉事不善則不得其善
 之中言為事不中則非善之長也更覆言忠共善三
 者之義外內倡和為忠言君在內臣在外君倡臣和
 不相乖違是名為忠也行事以信無有虛詐是名為
 共也人之為德有正直剛柔供養此三者之德使其
 德無怨乃名為善也非此三者忠也共也善也則於
 此卦不當也不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
 此卦雖吉不可占且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
 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
 欲令從下之飾夫音扶註且夫至事也正義
 元吉之易也唯可以占忠信之事不可占危險之
 事也問南蒯今將欲為何事也且可飾乎言此易所
 占唯且可為在下之飾乎不可為餘事也中美能黃
 志則黃也上美為元善則元也下美則裳共則裳也

忠善共三者皆成可知此筮之吉也三者猶有所
 闕筮雖吉未可用也夫易至之飾正義曰惠
 伯指論此卦而言夫易非是漫言易故知夫易猶言
 此易謂此黃裳元吉之易卦也險謂危險言此卦不
 可以占危險之事心疑南蒯事險故問將何事
 也且可為下之飾也欲令南蒯從下之飾為共中美
 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
 可如筮參七南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
 不參成反又音三將適費飲鄉人酒南蒯自其家遷適費
 於鳩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園生之杞乎言南蒯在
 費欲為亂如杞生於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枸杞也
 ○圃布古反杞音紀子男子之通稱
 枸音苟本又作狗從我者子乎
 二十一年刊

言從已可不失今之尊

○稱尺

去我者鄙乎倍其鄰

者恥乎

鄰猶親也

○倍

證反

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

疏 鄉人至士乎○正義曰

而欲反害季氏故為歌以感切之也圃者所以殖菜蔬也祀非可食之物我有圃生之祀以喻南蒯在費欲為亂也若能從我之言不為亂者是為子也子者男子之美稱不失尊貴得為子也去我而背叛者鄙賤之行也倍其隣近者恥惡之事也若已乎已乎自遂其心不肯改者則不復是吾黨之士乎釋木云祀拘櫪舍人曰拘祀也○已乎至不改○正義曰杜此解原南蒯之意蒯若云此事已乎已乎自遂其心如不肯改則此南蒯非復是吾黨之士也服虔云已矣決絕之辭則謂歌者自言已意可已乎已乎此南蒯今已非是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

欲以自解

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

為怨府

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為明年

叔弓圍費傳

○為季于

楚子狩于州來

狩冬獵

也○狩本亦作守

次于潁尾

潁水之尾在下蔡使

蕩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備吳○音普干

本亦作鬻鬻五

楚子次于乾谿

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秦所遺羽衣也

于春反用子付反王皮冠一本本作楚子皮

疏 遺羽衣

○正義曰文在冠下鳥上知是衣也且鳥以秦明是
秦所遺也且雪腹之知是毛羽之衣可以禦雨雪也
翠被註以翠羽飾被註○被普義反註豹鳥註以豹皮為

履音昔執鞭以出註執鞭以教令註○鞭必勝反又或
革旁作更者五孟

反非音昔僕析父從註楚大夫○析星歷反註翠被音昔○正
也註從才用反註義曰釋鳥

云翠鸚鵡樊光云青出交州李巡曰其羽可以飾物郭
璞曰似燕紺色生鬱林鄭子臧好鸚鵡冠以此鳥之羽

飾冠註○僕析父從註正義曰劉炫以為僕析父從右
尹子革夕見於王為下與革語張本以為規杜今知不

然者若僕析父共子革二人同時見王王與之語則
二人並在子革獨對傳應云子革對曰不得直云對

故杜以為右尹子革將夕故下即右尹子革夕註子
云對事理分明劉妄規杜過非也

革鄭舟夕莫見註○莫音暮註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註敬

見賢遍反

大臣音去起與之語曰昔我先王能繹註楚始封

君音釋○楚始封君註○正義曰此與呂級王孫牟

音亦註變父禽父杜所註者皆是世家文也變父

禽父亦王孫傳於牟註與呂級註齊太公之子丁公○
言王孫變禽亦蒙之

音急本註王孫牟註衛康叔子康伯變父註晉唐叔之
亦作級

子音變素協反註禽父註周公子伯禽註並事康王註康
父音甫下同

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註四國齊魯晉衛

分珍寶之器註○分扶問反註四國至之器註○正義

邦諸侯奕宗彝註作分器旅爨云明主慎德四夷咸賓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

異姓之邦無登厥服註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肅展親
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

之職責使無忘服也是言諸侯皆得天子之分也

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康叔以大路之鍾分唐叔以密須之鼓闕鞶今吾使之甲姑洗之鍾其齊之所得則無以高之

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

我先王能繹辟在荆山在新城沔鄉縣南亦及沔

音市又筆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

楚在少所出有筆音必藍力甘反縷力主反

魚呂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

將唯命是從登其愛登其愛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

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

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

是宅長丁丈及少詩照反陸終至是宅正

嘗一本作曾才能反疏義曰楚世家云陸終

生子六人圻剖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

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季連辛姓楚其後

也昆吾是楚之遠祖之兄也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

地許既南遷故云舊許是宅其地此時屬鄭故云鄭

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哀十七年傳衛侯夢見人登

見吾之觀北面而謀曰登此昆吾之墟杜云今在濮

陽城中蓋昆吾居此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

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

後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主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音即乘繩證疏四國至不羹正義曰劉炫以為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二城者後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一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以規杜過今知不然者以三之與四古雖積畫錯否難知但今諸儒所註春秋傳本並云四國無作三者國語是不傳之書何可執以為真而攻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左氏劉雖有所規未可從也 君主哉王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

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剝邦角反鉞破圭音戚秘音祕疏破圭

節斧柄正義曰斧柄長三尺和氏之玉長一尺寸圭玉非為斧柄之物故知破之為鉞 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

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如響應聲響許丈反應應對之應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

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浮慝 他得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復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墳扶云反索所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五

四七

疏 註皆古書名。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犧神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
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
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楚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周禮外
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云楚靈公所謂三墳五典
是也。賈逵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
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
三禮禮爲入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
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
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說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
亦空說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
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此諸家
者各以意言無正驗。杜所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
不信故云皆古書名耳。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

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
卿也。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亦諫
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周行如字。又下孟
反招常進反。又。音昭。父音甫。國。謀父至詩逸。正義曰尚書酒
詩小雅有祈父之篇。其詩云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
予于恤。毛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禪之甲兵。鄭箋
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杜用彼說
故云祈父。司馬世掌甲兵之職也。祈既官故以招
爲其名。謂穆王之時有司馬之官其名曰招也。祭公
左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爲言也。賈逵云祈求也。昭
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玃爲王玃千里王者
遊戲不過祈肉昭明也。言于里之內足明德。王是
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篡弒。祗音支。又音祈。
篡初患反。弒申志。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流日五

且九

反疏祗宮○正義曰馬融云圻內遊觀之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

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

用也昭明也○焉能於度反愔愔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

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治音也

其詩至之心○正義曰穆王之時有所父官名招即

是司馬官也職掌兵甲常從王行祭公諫王遊行設

言以戒司馬也言祈招之愔愔美其志性安和愔愔

然也女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也思我王

之德

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依其形模用

損民力故令依法用之○言國至之心○正義曰

不使勞役過其所堪也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者

鑄治之家將作器而制其模謂之為形今伏猶名焉

用民之力依模用之故言形民之力也食充其腹謂

之飽酒卒其量謂之醉醉飽者是酒食壓足過度之

名也穆王用民之力不知壓足故令去其醉飽過盈

之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于革之言

饋其位反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難乃

數所主反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

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克已復禮仁也○

正義曰劉炫云克

又音升

升證反

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
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
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
之○谿苦疏比去至赴之○正義曰傳稱依陳蔡
言是陳蔡納之釋例曰韓魏有耦國之彊陳蔡有復
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
言非晉楚之所能制是其義也計靈王無道於國其
弑不應稱臣又比為觀從所誑迫脅而立非是弑君
首謀而反書比弑君者比歸而王死故書比弑其君
比雖被脅而立靈王為比而死雖非比弑猶以弑君
之罪加比哀六年註云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懼
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王釋例曰
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
之義亦同太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其意以為弑

君之惡惡之大者雖則本無其心君實由之而死若
舍而不責則下無所忌故書其名成其罪所以示來
世勸後人為教之遠防也靈王見弑實由無道但欲
見比非故稱臣名非言靈王為有道猶宜二十年晉趙
盾弑其君夷臯釋例曰傳言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
此弑宜稱君也弑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
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彼為章盾之罪稱臣名此亦為
章比之罪稱臣名非言靈王不命弑稱君也又傳稱
五月王縊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極告則靈
王死在五月其死又不在乾谿而經書四月比弑其
君虔于乾谿者楚人生失靈王告時未知死否但以
乾谿之地失王以為王必死矣本其始禍故以四月
歸既歸而王死故以云云同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註比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稱人罪
棄疾疏比雖至棄疾○正義曰釋例曰諸侯不受
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卷之六

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諸殺不稱君亦與成君同義也傳曰會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爲斷也衛州吁齊無知皆弑君自立其死稱人以殺此比亦弑君而立不稱人以殺而云棄疾殺者棄疾比之也而殺之其意不得爲弑賊不稱人所以罪棄疾也釋例云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是言不稱弑其君又說罪棄疾之意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音袁書同齊服故

公不與盟註

惡故不諱與音預註同惡他得反疏宣七年公會晉侯云云于

黑壤傳曰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彼公不與盟諱而不書此書之者彼不相朝聘公實有罪諱國之惡故不書其盟此時公實無罪非是國惡故書而不諱襄三十二年傳曰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患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此年傳云邾人莒人想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註云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晉無故怨想晉人信之所謂讒患弘多是言晉受讒言公無罪非國惡故不諱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註無傳

蔡侯廬歸于蔡廬音盧陳侯吳歸于陳註陳蔡皆受

萬曆二十年刊

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曰歸陳蔡至曰歸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其意言諸

侯不得專封不與楚封陳蔡使若陳蔡之君自有國

而歸之然以是故稱爵言歸若言各自有爵非由楚

也杜以傳言平王封陳蔡又二君之歸再言禮也則

興滅繼絕是為得禮無有不與楚封之事也二者皆

是舊國立君紹其先祀襲其封爵爵是先世之爵非

楚今始立之故言陳蔡皆受封于楚已立為侯故稱

爵以歸國非入國始為君也禮諸侯不生名二君皆

書名者稱爵以其受封于楚書名以其未成為君稱

名稱爵兩見之也諸侯納之曰歸成十八年傳例

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

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傳十二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不

善謀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

非也區夫魯大夫○俘芳夫及治音也區

區夫魯大夫○俘芳夫及治音也區

區夫魯大夫○俘芳夫及治音也區

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

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

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

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

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

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

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

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

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

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

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

言其效也。衣於既反，食音嗣，共音恭，憚待且反。疏：民為之聚也。于偽反，焉於度反，效戶孝反。疾

至聚也。正義曰：季氏既執費人，人皆憎疾季氏，而叛之為南氏之積聚也。楚子之為令

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註：在襄二十一年。遠

反掩於及即位，奪遠居田。註：居掩之族言遠氏所以

怨。遷許而質許圍。註：遷許在九年，圍許太夫。音致。蔡

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註：楚滅蔡在十

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洧于王使與於守而

行。註：使海守國，王行至乾谿。與音預。疏：楚子至而

曰：易稱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

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

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至於滅身也。申之會越，大夫戮焉。註：申會

在四年。疏：申之至戮焉。正義曰：王肅云：越大夫常

常壽過有罪，不得列會，故不書越也。戮者，陳兵罪惡，

以狗諸軍言將殺之，終亦不殺，過至今在楚，故怨而

作王奪闞草龜中犢。註：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犢，邑

名。犢，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註：成然，韋龜子

郊尹治郊，竟大夫。竟，音境。蔓成然，故事蔡公。註：蔡公棄

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

事之。音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

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六

五

常壽過申會所戮者○喪息浪反疏故遠至成然

族者以掩既被殺唯有族存故言族也韋龜成然皆

被奪邑所以不數韋龜而獨數成然者以是時韋龜

已死故不言之上言奪邑者積王之惡疏圍固城克息

舟城而居之疏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疏圍固至居

日圍固城城之固者克息舟息舟即是疏觀起之死也

其子從在蔡事朝吳疏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

故蔡大夫聲子之子疏從如字疏故蔡大夫聲子

朝如字疏之子○正義曰言

故蔡大夫者此時蔡滅見為楚縣吳今在蔡其

父先為蔡國大夫故云故蔡大夫聲子之子也疏曰今

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疏觀從以父死怨楚故

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皙疏二子皆靈王

弟元年子于奔晉子皙奔鄭疏○哲星及郊而告之情

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

之而逃疏不知其故驚起辟之○強其疏強與之盟

二子聞非蔡公之命欲還故疏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

觀從強與之盟遂入襲蔡疏使子于居蔡公之林食蔡公之食並

加書而速行疏使子于居蔡公之林食蔡公之食並

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眾疏已徇於蔡疏已觀從也

○已音紀日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

將師而從之疏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

高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六

執之註 執觀從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

註 賊謂子于子哲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朝

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註 言若在

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所在○

于偽 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註 言與蔡公則

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註 言不可違上也上謂

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註 穎川

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二子于子于子哲 依陳蔡人以

註 國陳蔡而依之 疏 依陳蔡人以國○正義曰二子

國者其為復其 楚公子比註 子于 公子黑肱註 子于

弘反 公子棄疾註 蔡公 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

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註 四族遠氏許圍蔡有蔓

成然註 羹音郎 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

軍註 葉始涉反 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讎之名○壘力軌反

音 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

註 藩籬也○藩方元反註同離也依字應 疏 蔡公至

正義曰蔡公知之知陳蔡人之情也蔡公是之公子

猶尚吝借本國恥有報讎之名築壘以示後世故請

藩而 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

祿及公子罷敵註須務牟史御楚大夫蔡公之黨也

正僕天子之近官註○牟二侯反御皮皆反徐扶蟹反

又扶移反或扶瞻反本或作籀音

同罷音皮徐甫綺註正僕人○正義曰大僕公子比

反一音蒲買反也周禮下大夫二人註公子比

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註竟陵縣城西北

有甘魚陂註○陂彼宜反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

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註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

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註剽截鼻註剽魚器反師

及訾梁而潰註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註○訾子斯反

註同潰戶內

反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乎

壑矣註擠隊也○擠子細反說文云排也一音王曰

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

以聽國人註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

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

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

然丹乃歸于楚註然丹子革棄王而歸楚註○祇王公

夏將欲入郢註夏漢別名順流為浚順漢水南至郢

於建反一音於晚反入本又作至芋尹無宇之子

禹曆二十一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六

禹曆二十一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六

禹曆二十一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六

禹曆二十一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六

禹曆二十一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六

禹曆二十一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六

禹曆二十一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六

禹曆二十一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六

禹曆二十一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六

禹曆二十一年刊

申亥曰吾父再奸主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

○芊于付反徐又音羽好音于斷下管反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

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棘里名

關門也○棘圍音韋孔晁疏棘里名關門也○正

不君其臣箴諫不入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

於乾谿王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

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下枕其

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塊而去之王覺而無見

也乃匍匐將入於棘圍棘圍不納乃入芊尹申亥氏

楚克棘四年傳言吳伐楚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

人棘以棘為邑或是也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

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疏癸亥至月誤○正

在乙卯丙辰之後傳先言之者因申亥求王遂言王

縊是傳終言之也既以五月統癸亥之日而乙卯丙

辰亦是五月之日雖則言有顛倒即余蒙此五月之

文也劉炫云杜此註經書四月誤案上經註云靈王

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註不

同以為楚非今知不然者以其生失靈王不知死在

五月遂以四月始禍言靈王之死是其錯誤之事於

文似異義實一也劉以為二文異而規杜氏非也

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殉似俊

本或作謂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

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侯也乃

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駭戶措

反下 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

乙卯十八日呼好故及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

子于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

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于于君若早自圖也可

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

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弒君位未定也

反 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于于于訾實訾敖申志

不弒也無號諡者楚皆謂之敖熊疏註不成王之

知敖與此訾敖皆不成君無號諡也元年傳云葬于于于訾實訾敖並以地名

冠敖未知其故又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敖者殺囚衣
放皆在位多年亦稱為敖不知敖是何義
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

令尹子旗蔓成然衣於既楚師還自徐前年

風徐之師疏楚師還自徐止義曰土云師及訾梁

是乾路援師此謂蕩侯等五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

五帥註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

章而潰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相舉之役吳人

舍舟于淮內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海

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五帥所類反謂蕩侯潘

子司馬襲闕尹午陵尹喜

五人見賢遍反內如銳反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

疏九年傳云遷城父人於陳遷方城外人於許今復

還邑則許還復葉方城外與城父人各復其本致羣略始舉事時所貨賂

音路施舍寬民宥罪舉職舉職脩廢官音又宥召觀

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教于王殺棄疾今召用之

明在君為君之義偽反為于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

為卜尹佐卜人開龜兆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

犒櫟之田犒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

以賂鄭櫟力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

故○說音悅復扶又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

以犒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犒櫟降服

而對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違命曰臣過失命未之

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音無疏臣過至致也

臣罪過漏失君命遺忘之未之致與也○他年芋尹

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

尚庶幾○極其疏尚得天下○正義不吉投龜詬

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小天下○詬

本又

作詢呼豆反徐許后反呼火故
反界必利反徐甫至反與也
余必自取之民患王

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冢大也

於鹽反共音恭適丁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于羣望羣望星辰山川疏正義曰楚語云天子

編祀羣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孔曰云

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

野山川而已又元年傳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是謂

侯得祭分野之星知此羣望是坐辰山川也於十二

次鶉尾為楚當祀翼軫之星及其國內山川哀六年

傳曰正漢湘漳楚之望也其山蓋荆山衡山之類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

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

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

音遍見賢通反下註微見同巴疏徧以璧正義曰

必加反埋亡皆反大室音泰疏謂以一璧徧見

神君神各一璧乃多明無不當其上巴姬共王

妾正義曰知者襄十二年傳云楚司馬子庚聘于

秦為夫人寧禮也彼秦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

女是夫人明巴姬是妾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

勿以次拜齊側皆反本又作齊康王跨之過其

上也化反靈王肘加焉子子哲皆遠之平王弱

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審識九反遠

于萬反厭於甲反徐又於輒反鬪韋龜屬成然焉紐女九反識申志反又如字

知具將泣故託其子音燭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子于歸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

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于共

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賈音古好惡並

下鳥路反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

與子于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

入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入而無主二也雖有

賢人當須內士為應對之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

策謀也民衆有民而無德五也

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于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

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于游皆非

達人無親族在楚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

可謂無謀召子于時楚未有釁許世可謂無民為羈終

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

念之徵王虐而不忌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

子于以弑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

蔡城外屬焉註

城方城也時穿封成既死棄疾并領

陳事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註

不以私欲違

民事音同下同慝他得友

民無怨心先神命之註

神謂羣望音同下同慝他得友

先神命之正義曰楚國既封即國民

信之辛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註

當

歷拜○辛彌

有民二也註

民信之

令德三也註

無苛

慝寵貴四也註

貴妃子

居常五也註

棄疾季

有五利

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

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註

位不尊

○去起呂反數所主及遠

其寵棄矣註

父既沒故

如萬反亡矣音無又如字其貴至棄矣正義曰亡無也其貴位則無矣其寵

愛之者又棄矣然則父死棄疾寵亦棄獨言子干者以子干母賤唯恃父寵寵又

無與焉註

無內主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

是乎註

皆庶賤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註

衛姬齊僖公妾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

莒衛以為外主註

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

高以為內主註

國氏高氏齊上卿

正義曰僖十二

年傳管仲云有天子

從善如流註

言其疾也下善齊

肅齊嚴也肅敬也○下選嫁反齊側皆反註同不藏賄清也

○賄乎罪反不從欲儉也○從子用反施舍不倦施舍猶

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

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

○厭於豔反好呼報反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

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衰初危反頡尸有先

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

魏犢賈佗以為股肱魏犢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

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佗從何反魏犢至

所賢○正義曰上言五人直舉其數下說四士獨據
有賢也五人內不數賈佗者佗以公族從文公不在
五人內之數也蓋叔向言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

郤狐先以為內主謂樂枝郤穀狐突先軫也○樂

反郤大逆反穀戶未反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

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

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謂棄疾也

○相息亮反下同國有與主○正義曰室內西南
共音恭與鳥報反隅謂之與與是內之義與主國

內之主故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謂棄疾也

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蒙猛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施式○晉成虎祁在八年○虎音斯諸侯

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貳其奢也為取鄭故取鄭

在十年○為于偽反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

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

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有良城縣○皮悲

及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離不會疏水道不可

吳子既辭晉侯乃還向平丘之會七月丙寅治兵于

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乘繩證反羊舌鮒

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也遂合諸侯于

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幄幕軍旅之帳○幄於角反幕音莫四合疏幄幕

正義曰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幕之布鄭玄云王

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為之四

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布王在幕若幄中

上承塵幄亦皆以繪為之凡四物者以綴連繫焉然

則幕與幄異幕大而幄小幄在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子大叔以四十既

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

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地叔鮒求貨於衛淫

芻蕘者註欲使齋患之而致貨○芻初俱反說文云

牲曰芻草疏芻蕘○正義曰周禮克人掌繫祭祀之

薪曰蕘牲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說文

云蕘薪也從火然則芻者飼牛馬之草也蕘者共燃火之草也衛人使屠伯饋叔向

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屠音徒饋其曰讎侯

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位及篋若協反請上之

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上之

叔向受羹及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

羊舌鮒者濟貨無厭濟數也○濟徒木反厭亦將

及夫將及禍為此役也役事也○為如字疏為此

為此淫芻蕘之事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容從之

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註

有貳心故獻公王卿士劉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註

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也

○底音旨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

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

有辭故功多也董督至多也○正義曰釋詁云董

亦功也註之有辭則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凱者啓開

也行道也

疏

天子之老。正義曰。上註云。獻公王卿。士此註云。天子大夫稱老。老者是大夫。

之。摠名詩云。方叔元老。毛傳云。方叔卿士命而為將。是卿士稱老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伯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彼謂三公也。如彼文。則三公乃得稱天子之老。卿亦得稱老。彼說三公之事。言三公之自稱耳。不言卿之自稱。不得同三公也。相禮文云。諸侯使人於諸侯。使者曰寡君之老。諸侯之使尚得稱老。明知天子之卿得稱天子之老也。元戎至啓行。正義曰。詩小雅六月之篇也。元戎大戎也。大戎車之大。在軍前者也。啓。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許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

也行道也。疏。天子之老。正義曰。上註云。獻公王卿。士此註云。天子大夫稱老。老者是大夫。之。摠名詩云。方叔元老。毛傳云。方叔卿士命而為將。是卿士稱老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伯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彼謂三公也。如彼文。則三公乃得稱天子之老。卿亦得稱老。彼說三公之事。言三公之自稱耳。不言卿之自稱。不得同三公也。相禮文云。諸侯使人於諸侯。使者曰寡君之老。諸侯之使尚得稱老。明知天子之卿得稱天子之老也。元戎至啓行。正義曰。詩小雅六月之篇也。元戎大戎也。大戎車之大。在軍前者也。啓。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許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

註 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註** 須禮而有

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註** 禮須威嚴而後共。有

威而不昭。共則不明。**註** 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

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註** 信義不明則棄

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覆

反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註** 志。識也。歲

聘。以脩其職業。間朝。以講禮。**註** 三年而一朝。正班爵

之義。率長幼之序。○間。間。廁之。再朝而會。以示威。**註**

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

以顯昭明

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不聘

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守手又志業

於好○聘也好呼報反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

眾○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

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

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

及舊如字○直吏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

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

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

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

間隙也疏叔向至

正義曰叔向此言論聘朝會盟四事意在言盟并說會朝聘為次序耳國家之所以敗也有交好之事而無貢賦之業交好之事不得常矣有貢賦之常而無上下之禮事雖有常則不次序矣有上下之禮而無可畏之威雖有次序則不共敬矣有可畏之威而不昭告神明雖為共敬則不明著矣信義不明棄共敬也承事不共敬棄次序也班位不序棄常度也徵命不常棄事宜也事既棄矣則百事不終國家所由傾覆只為此也聖人知其不可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每歲令大夫一聘天子以志識貢賦之業間一旅諸侯親自入朝以講習上下之禮天子於諸侯再朝而一大會以示可畏之威再會而一為盟誓以顯諸侯之昭明者也志識貢賦之業在於交好故使聘也講習上下之禮在於等差故使朝也示可畏之威在於眾聚故為會也昭明德之信在於告神故為盟也自古以來遵行此法未之有失也國家存亡之道恒由

是興為之則存廢之則亡存亡起於此也今晉以先王之禮王諸侯之盟懼諸侯之事有不治禮者奉承齊盟所用之儀牲以來至此而布諸齊君末終竟盟約之事也君言曰余必廢之何齊盟之有必如此語唯君自圖謀之寡君聞君之命矣言晉知齊必其盟即欲與之戰○註業貢賦之業○正義曰下句覆述此事云歲聘以志業每聘者所以共貢賦也知此業者是貢賦之業也下又云志業於好說聘事而謂之好則好謂交好諸侯天子雖尊卑不同亦是交好然則有事者謂有交好之事也不經者經訓常也謂交好不常也或聘不以時或貢賦不克是不常也○註威須至義著○正義曰昭亦明也昭為昭告神明明謂信義明著言會雖示威威猶未著必須昭告神明以要束其心而後天子信義始得明著於天下矣○註信義至不成○正義曰杜以信義不明威無可畏則是棄威也不畏威則禮不行是棄禮也無禮則無經無經則無業故百事所以不成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禮威所致則

經序共明傳既言不明棄共自然當云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今杜云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以杜違背傳文而規杜失今知劉義非者杜以不明棄共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自是傳文分明但傳云百事不終明知非徒棄共棄序其威禮亦棄也杜與傳共為表裏非是違傳劉不解杜意妄為規過謬矣○註志識至職業○正義曰志是記識故為識也歲歲使於天子所以獻其貢賦令諸國各自記其職貢是脩其職業也○註三年至之序○正義曰間朝者據聘為言也既云歲聘因從聘歲為始更間一年乃朝故知間朝是三年而一朝也朝以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與下註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皆莊二十三年傳文也○註十二年至之下○正義曰顯昭明三字皆為明也十二年而為一盟者大明黜陟之法諸侯之有明德者表顯升進之於此盟以光顯諸侯有昭明之德者告誓神明所以昭明王之信義以示黜陟必有信也討此十二年間凡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方撤之下也尚書

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岳闇與彼義符同明此是周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殯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以彼為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文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下滅不可備知然則尚書周官是成王號命之辭尚書之言定是正法左氏復與彼合言必不虛周禮又是明文不得少信蓋周公成王之時即有此二法也又周禮每歲壹見唯言貢物何必見者即是親朝各計道路長短或當遣使貢耳先儒謂彼為朝未有明據大行人又云十有一歲王巡守殷國巡守之歲周禮同於尚書六年一朝尚書何必違禮又太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玄以為時見無常期也諸侯有不順

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合諸侯而命事焉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見鄭以時見無常期者出自鄭之意耳非有明文可據也殷見是此再會而盟時見當此再朝而會未必既如鄭說時見為無常期也蓋此傳及尚書是正禮也大行人歲一見者果遣使貢物非親朝也今此上聘朝會雖以為諸侯於天子之禮然諸侯相朝亦當然也故云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其昭明於神雖天子於諸侯之禮然王官之伯及霸王亦得於諸侯為盟故晉為盟主以此告齊余齊受盟也必知此朝聘文兼諸侯者以釋例引明王之制不聘四朝云文襄之制因而簡之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以諸侯為文明歲聘間朝兼諸侯相朝也知盟年朝會俱行者以傳云再朝而會云云故知盟年朝會不廢也又云歲聘以志業不言再聘以行朝故知朝年不行聘禮但以朝聘君臣不有盟會敵禮用當故朝年不行聘盟年得有朝會知上不用尋盟之意也其意是小國言之不可則大

萬曆二十一年刊

卷之六

國制之也。太國謂其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須盟言已不敢違也。建而不施。建立旌旗不曳其旒，旒游也。

步且疏。建立至游也。正義曰：釋夫云：緇，廣克幅。又長，尋，曰旒。繼旒曰旒。郭璞曰：帛續旒末為燕。

尾者，然則旒謂旒身，旒謂旒尾。旒綴於旒本，是相連之物，非別體也。而不曳其旒，當纏繼於王頭，蓋如禮

記所云：德車結旒也。釋天又云：練旒九，周禮所謂九旒。游七，游游，卽是旒。故云旒游也。然郭氏旒旒繼於

旒，今之燕尾，卽是旒。旒未然，天子十有二游，旒屬於一幅之廣，於理不可。蓋游數多者，旁綴於終，如今之

旒，是也。其軍前之旒，如郭璞之說。壬申復旒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旒故曳旒以恐之。

丘勇及下並同。軍將至恐，則旒故曳旒以恐之。以爲容飾結之，爲非常曳之。

本作旒者，爲舒而曳之。以爲容飾結之，爲非常曳之。爲得常復旒之者，曳之爲復常也。軍法戰則舒旒，晉

人舒旒，似其將戰，故曳旒以恐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卽位，邾魯同好，又不

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愬音素。

朝夕如字註。疏。自昭至伐莒。正義曰：二年傳穆同幾音祈。邾子云：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又無相

伐之事，是昭公卽位，邾魯同好也。不朝夕伐我，之不營者，案元年十年再伐莒耳，是不朝夕伐也。我之不

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共音恭。註。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

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

蠻夷訴邾莒，以絕兄弟之國。

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

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

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

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

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債什也

在亦反債方問反什疏債什也○正義曰前覆言

音付一音蒲一及牛雖瘠者謂魯以音為無

德輕之故以瘦生自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

乎葉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

耶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邾已滅其民猶

存敗并以恐魯○鄆才陵及近附以討魯罪問其二

焉因南蒯子仲之憂為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

聽命不敢與盟○與音預下甲戌同盟于平丘齊

服也經所以稱同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

盟會處○造七報及壇本或癸酉退朝先盟朝

晉○光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

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

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板及盟

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疏承貢賦之次○正義

前下承上故以承為次爭貢賦之次言所出貢賦多

少之次當承何國之下故言爭承也鄭眾云爭所為

承次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

三

重周之制也

註

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

疏

公侯至者多○正

義曰周禮大司徒云公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侯地方四百里伯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二子地方二百里男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康成註云食者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上公之地以二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是上公優饒其半以為荒萊之地侯伯優饒其三分之二子男優饒其四分之二是大國優饒少而出貢多小國優饒多而出貢少假令大國小國其地美惡一種則地多者貢多地少者貢少故杜

而貢重者甸服也

註

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

疏

甸服至貢者○

百里甸服孔安國云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由去王城面五百里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是甸服謂天子畿內也畿內於京師路近命其共正職貢故貢重也言卑而貢重

者畿內有公卿大夫之米邑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列位異於畿外公侯伯子男也周禮小司徒鄭註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十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食采者甲與尊同故云甲而貢重也畿外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國則甲者貢輕尊者貢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註

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

疏

言鄭至之貢○正義曰鄭伯男也舊自多在二百里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貢達云

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子產爭國小貢重輒言鄭伯為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南面君者豈貢得輕乎鄭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為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鄭之此言不知所出鄭食子男之地不知復在何時武公既遷東鄭并十邑為國不得食子男之地若

西鄭之時食子男之地則今為大國自當貴重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晉之朝王焉有受屈而自日中以爭至于昏乎原此諸說悉皆不通周語云鄭伯男也王而異之是不尊貴也王肅註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是句辭也杜用王說言鄭國在甸服之外其爵列於伯子男言已爵卑國小不應出公侯之貢也今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諸侯地有五等命有三等伯居五等之中與侯同受七命據地小大分為二等則侯同於公伯同子男德九年喪之例云公侯曰子言不及伯是不得同於侯也傳二十九年大夫會國君之例云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伯國下同子男也子產自言其君爵卑下引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好呼報反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使所吏反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

法制疏行理至不至○正義曰言晉國使人來責貢賦之命無月不至於鄭每月皆來也○藝法制○正義曰服虔云藝極也一曰常也二者並非正訓杜以藝為經藝故為法制也貢有法制定數徵求無限則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咎其九反疏貢獻無極○限極無極謂無一小時○諸侯至瀆乎○正義曰極謂日言諸侯若來討鄭其可不由于輕易晉乎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貳偷至暇討○正義曰政出多門則其情不一情既不一則各懷苟且各

自苟且免於目前無入為國遠慮也為此國不競亦
二心為此苟且不有間暇何暇來討鄭乎
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所侵陵不成為國

爭鬪之爭公不與盟信和葛之誦欲討魯故晉人

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蒙裏也使狄人守之

司鐸射魯大夫鐸待路反射食疏使狄人守之

非狄之人從晉師來會故使狄人守懷錦奉壺飲水

之猶如長岸之戰楚使隨人守舟蒲伏竊往飲

季孫冰箭筒蓋可以取飲奉芳勇反蒲本又作匍

扶伏本又作匍同蒲北反又音服守手又反疏伏至

又如字御魚呂反飲於鳩反箭音童又音勇疏伏至

取飲正義曰蒲伏即匍匐也說文匍手行也匍伏

地也詩陳后稷之初生云誕實匍匐余司鐸射竊往

飲季孫之所似小兒伏地而手行冰是箭筒之蓋相

傳為然本作此器以蓋箭筒脫而用之可以取飲此

此蓋以飲之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伯從至晉湫子小反徐音椒又子鳥反案子服湫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央竟無

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已之善無為善

矣正義曰子產言我此日行善唯子皮知之今仲

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只君子為治乃國家之基

○本治直吏反于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疏詩曰至禮也○

雅南山有臺之篇詩云樂只君子以其能為邦家之基也今于產是君子之人所求樂者也仲尼且後言曰盟主會合諸侯限藝貢賦之事使貢賦有常是為禮也盟主制定貢賦是為得禮則于產爭之不為有失嫌爭競無禮○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口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而不警邊

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音景晉荀吳自著雍以上

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

人咸驅衝車與狄爭逐○晉荀至鮮虞正義曰上

侯從平王會還行至著雍聞鮮虞不警遂使荀吳侵之非從本國而去故云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也

大獲而歸○為十五年晉伐鮮虞起楚之滅蔡也

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

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疏得安民之禮

遷動而云安者以狐死首丘人生戀舊往彼靈王偏徙元情悉眷故君平王今復從其所欲民心獲安故云得安民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太子木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十一

天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
得比諸侯故明之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
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

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也○舊好呼報反○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

培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

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

守手

又反

私於中行穆子

私與之語

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

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

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

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

之諺曰臣一主二

吾豈無大國

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

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

老

萬曆二十年刊

稱尺證反

若猶有罪死命可也

死晉命也 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

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註 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

去註 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

也能註 鮒叔魚 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

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註 蓋襄二十一年生叔虎與

樂氏黨并得罪註 武子之賜不至於今註 武

子季平子祖父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

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註

西使近河註 近附其若之何且泣註 立以信其言平

子懼先歸惠伯待禮註 待見遣之禮

黃曆二十一年刊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六

昭公二十六年

何元之為... 罪於... 昭公二十六年... 昭公二十六年... 昭公二十六年...

春秋左傳註疏

卷四十六

本草綱目卷之四十六

本草綱目

卷之四十六

